

先后承建湖北省大冶市氢能创新科技园、大冶市临空氢能产业基地项目，为大冶市能源转型升级、培育氢能等未来产业注入了强劲动力，也为地方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。



△建设中的武汉航空新材料产业园（一期）项目

紧扣国家产业发展战略，我们融入国产大飞机产业链建设，有序推进武汉航空新材料产业园（一期）项目建设，促进航空新材料技术的创新与转化，努力打造国产航空新材料产业示范基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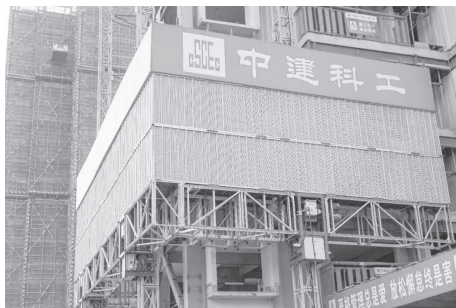
**五年积淀，华中更加注重“变”的动能  
——以科技研发驱动建造方式演进**

我们紧扣绿色建筑与智能建造发展方向，深化产学研协同机制，一批关键技术和创新成果在工程一线得到反复验证和迭代完善。



△武汉彭山街产城融合示范新区一期项目8号楼

围绕装配式与工业化建造方向，我们在持续钻研和工程实践中，逐步形成装配式钢结构高层住宅设计与建造成套技术，应用于武汉彭山街产城融合示范新区一期项目8号楼，打造了住建部绿色技术创新综合示范-装配式建筑科技示范工程。



△轻型造楼机应用于项目建设

“轻型造楼机”等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、走进施工现场，为新型建造方式提供了更加可靠的实践支撑。



△智慧建造数字化系统平台登陆界面

我们持续迭代智慧建造数字化系统平台，先后构建业务中心、配置中心和决策中心三大功能模块，并在古田公园项目中示范应用，推动项目资源管理向数字化、精细化转型。



△华中钢结构制造厂生产线应用课题研究成果

同步联合中南院、武汉理工大学开展湖北省尖刀课题研究，构建基于三维数字模型的设计—加工—建造一体化体系，相关成果已在华中钢结构制造厂生产线成功试点，为生产组织和协同建造提供了更高效的技术路径。

伴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化，我们的创新成果也持续积累。五年来，我们获得詹天佑大奖1项、省部级科技奖项44项，其中湖北省科学技术奖6项；承担重点科研课题17项，其中国家级课题2项；累计取得国

家专利204项、国际专利9项、省级工法38项，22项成果达到国际先进及以上水平。

**五年夯基，华中更加注重“治”的效能**  
——以党建引领推动治理升级、责任同行

一路走来，我们始终秉承国有企业的“根”“魂”优势，把党的二十大及历届全会精神 and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到具体工作中，让政治优势在实践中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动力。

我们在改革中释放发展活力。我们导向一线，精简总部人员，深化机构“瘦身健体”，仅2024年两级总部就减少16个职能部门，组织运转效率显著提升。

我们紧跟集团和公司导向。围绕“第二增长曲线”，新设创新业务管理部，统筹停车充电、建筑能源等业务市场开拓与履约管控。我们推动两级总部差异化设置业务中心，更好响应项目“呼唤炮火支援”的需求。



△在保康县麇家坪村开展“微心愿”志愿活动

我们将发展成果惠及社会。持续深化对口帮扶保康县麇家坪村，选派3名干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，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20余万元，引入外部资金、撬动群众参与，推动村民人均收入提升40%以上。



△承办民政部“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进工地”活动  
五年来，我们在助农消费、灾后重建、儿童关爱等方面累计投入资金200余万元，承办民政部“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进工地”等公益活动，持续开展爱心暑托班、“微心愿”行动，一件件看似平常的小事，汇聚成央企履责的温暖底色，也让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同频共振。

五年风雨兼程，华中步履铿锵。过去五年，华中大区在承压前行中稳住基本盘，在结构调整中培育新动能，一项项任务落地见效，一次次攻坚积势成势。面向“十五五”，华中大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，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，以改革深化激发内生动力，以科技赋能夯实竞争根基，持续做强主责主业、深耕核心市场、锻造过硬队伍，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大局中，持续展现华中担当、贡献华中力量。



## 亳州老街，时光深处的古朴画卷

■ 梁 征

每到一地，古镇老街总是我心中最向往的所在。那斑驳的墙壁、悠长的小巷，仿佛承载着岁月的秘密，等待着人们去探寻。此次，我踏上了亳州这片土地，亳州老街，自然成了我行程中不容错过的一站。

亳州老街，坐落于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，地处亳州老城北门关外，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“北关古街”。当我缓缓走进它，仿佛穿越时空，迎面而来的是亳州旧时的风貌。尽管街道两旁的房舍大多历经维修，但老街依旧保持着那份特有的凝重与沧桑，宛如一位沉默的长者，静静诉说着往昔的故事。

在温暖的阳光轻抚下，我漫步在老街青石板铺就的道路上。街道纵横交错，相互连接，恍若置身于另一个世界，时光仿佛在此刻倒流。思绪瞬间穿越到那些遥远的年代，我依稀能感受到曾经弥漫在这里的古朴气息，仿佛亲眼目睹了记忆中市井场景的鲜活画面。一家家明清风格的店铺沿街而立，它们像是历史的守望者，见证着岁月的变迁。一条条铺着石板的街巷紧密相连，白墙青瓦错落有致，屋檐下大红灯笼高高挂起，为这古老的街道增添了一抹喜庆的色彩。

老街并非简单的一条直道，而是由众多小胡同巧妙组成。顺着街巷漫无目的地闲逛，砖墙木结构的老屋参差不齐地排列在街道两旁，别有一番韵味。南京巷、白布大街、老砖街、打铜巷、八步六条街、里仁街、花子街、爬子巷等古街巷，透过鳞次栉比的老店铺的身影，让人不禁联想到老街街市曾经的兴盛繁华。

老街的大街小巷中，处处皆有亮点。而其中最能体现老街特色，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，当属“水门关街”里的“八步六条街”。“八步”极言其短，短短八步之内，便能走过六条风格迥异的街道。卖白布的白布大街，洋溢着生活的气息；卖炭的炭厂街，散发着烟火的味道；卖帽子的帽铺街，充满了时尚的元素；卖鱼虾水产的德振街，展现着生活的鲜活；开钱庄当铺的爬子巷，则透露着商业的繁荣。只需一个转身，便能进入另一个街道，感受完全不同的风格和买卖内容，仿佛在进行一场奇妙的时光之旅。

在老街里，油盐酱醋茶，吃穿用度耍，一切生活所需应有尽有。穿街走巷之间，衣食住行之物便可轻松准备停当。在这里逛街，才能真正体会到逛街的乐趣。没有高楼大厦攀上走下的疲惫，分散在街巷里的特色小吃、传统手艺，带着一种久违的亲近感，勾起了我许多温馨的往事。那些小作坊、小买卖，虽谈不上红火，却透着几分知足的意味，让人感受到生活的本真。

生活在老街的人们，似乎深谙此道。午后的阳光将高低参差的屋脊投影在白墙和石板路上，人们在光影中穿梭，如同在老街的时光长河里游走。看那低着头全神贯注编竹货的店主，门口悠闲喝茶聊天的老人，还有小贩们嘈杂的吆喝叫卖声、斑驳木门开合时发出的“吱吱”声以及往来人群的喧嚣声，这一切交织在一起，让我真切地感到自己走进了古城的历史深处，触摸到了延续千年的巷陌风情，仿佛能听见老城在向人们诉说着它的故事。

这条古老的街道，见证了悠长的历史岁月。幽

静的街巷，斑驳的粉墙，锈蚀的青砖，以及那些历经沧桑却保存完好、依然矗立在暮色之中的砖木老屋，都是历史的忠实记录者，它们见证了千年古城的兴衰荣辱。作为商贾集散地，亳州老街曾是人们聚集活动的热闹场所，戏台、钱庄、会馆、教堂、药铺、店铺……各类风格的建筑汇集于此，构成了一幅凝固的历史画卷。尤其是老街上文房四宝、铁匠铺、手工编织、印染作坊、秤杆加工等民俗文化，更是传承至今，成为了老街独特的魅力所在。徜徉其间，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声，感受到亳州那份独特的市井风情。

老街中的花戏楼、南京巷钱庄保存完好，是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。从亳州老街沿里仁街向东走到南京巷，南京巷介于老砖街与里仁街之间，路程很短，却因南京巷钱庄而打造出金融文化体验区。南京巷钱庄是山西“平遥帮”票号在安徽设立的较早分号之一，建于道光年间，是一座两层三进四合院建筑，四通八达，建筑风格中西合璧，布局严谨。亳州原本有好几家钱庄，离南京巷不远，然而如今只有南京巷的古钱庄保存完好，其他的早已破坏殆尽，更显其珍贵。

南京巷往北走过一小段的兴隆巷，左边就是小花子街，走到底便是花戏楼。传说大花子街、小花子街上曾经还有福建会馆、亳州商会等。穿过古韵犹存的北关老街，在两条叫羊市街和咸宁街的巷子

交汇处，便是花戏楼景点的大门。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在口语中常被称为“国保”，而在亳州人心中，它就是“国宝”。它是古城、历史赐予的宝藏，是雕刻与彩绘组成的宝库，是戏剧与美术勾勒的画卷，是民族文化与涡河流水孕育的明珠。

老街，承载着人们对过往的怀念、对慢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地道风味的寻味。它也是历史的见证者，镌刻着一个城市的记忆，叙说着几代人的故事。时代的发展曾让一些老街逐渐被遗忘，有些老街冷冷清清，门户紧闭，老屋被拆除，断壁残垣随处可见，更添几分惨败景象。我庆幸亳州老街能得到妥善保护、完整保留，也为许多老街的衰败、消逝和蜕变成寻常巷陌而痛心。

繁华如梦，韶华易逝。如今，走进亳州老街，随处可拾起一段情感。那些属于老街的光辉岁月或许悄然逝去，但属于老街的时光将永远驻足在乡情里。如果说，有一种向往叫诗和远方，那么有一种情怀就叫古镇老街。站在民宿的楼顶，眼前的老街宛如一幅完整的历史画卷。涡河里不时有船只经过，老码头空留遗迹，船只不再停留。如今的老街，就像是一位经历了岁月沧桑的老人，给今天的人们讲述着亳州被岁月浸染过的故事，也诉说着今天亳州日新月异的自豪。青石街巷，乌瓦灰墙是亳州老街的过去，高楼大厦，高铁通衢则是亳州的未来。



# 家乡的火车

■ 朱德祥

我出生在武汉市黄陂区的横店街，如今已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六十多个春秋。横店过去是个小镇，后来随着黄陂划为武汉的新城区，2000年起改称街道办事处，下辖十多个社区和三十多个行政村。

说起横店，它可不一般。京汉铁路（后称京广铁路）南北贯穿全境，横店火车站初建于1901年9月。车站曾于1949年被毁，1951年修复，1958年又在铁路东侧新建站房，此后多次扩建，形成包括候车室、货仓等在内的几千平方米建筑群。

有意思的是，浙江东阳也有个横店镇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两地规模相仿，后来东阳横店建起5A级影视城，名声远扬。而我们横店，则伴着铁路，静静生长。

我家在横店老街之一的“爱国街”——一条自北向南的窄巷，南接前进大街，北邻京广铁路，离铁轨只有百来米。从童年到花甲，火车的汽笛与轮轨声始终回荡在我的生命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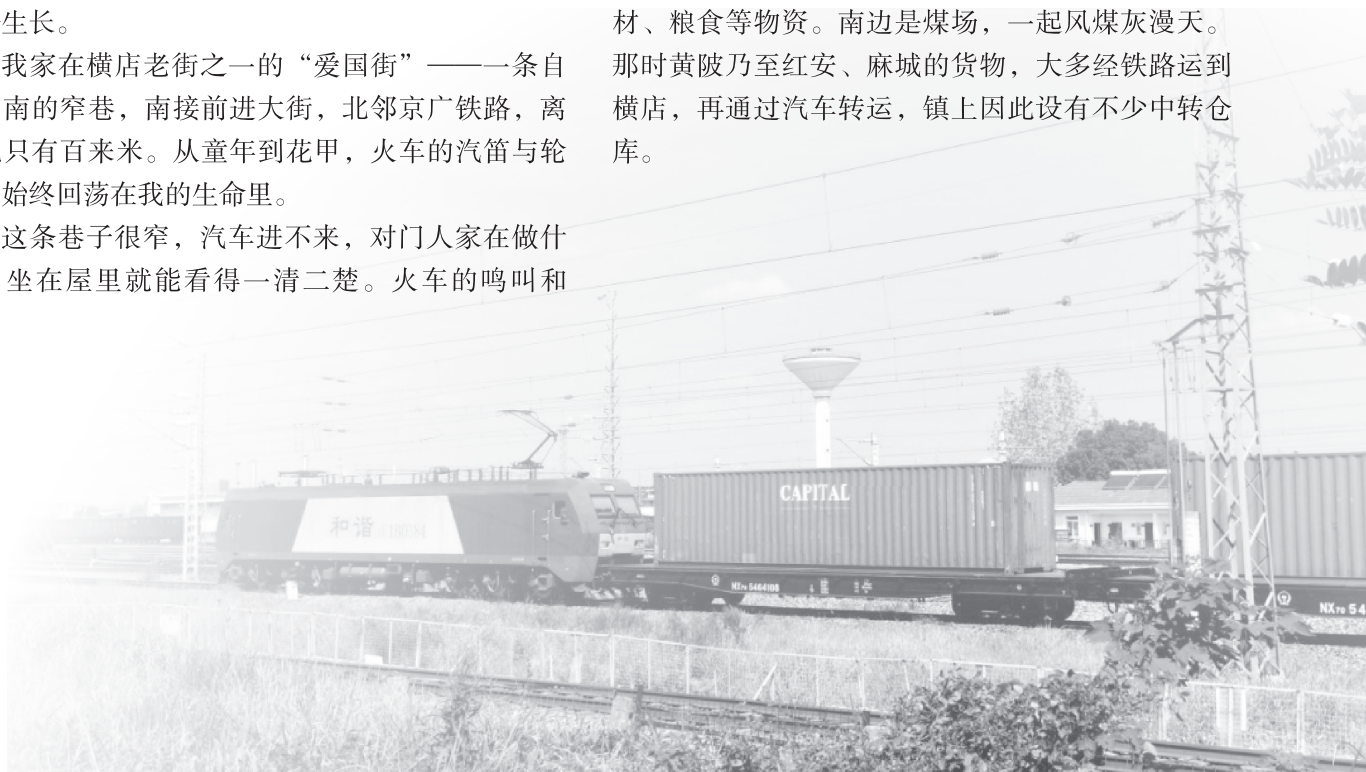
这条巷子很窄，汽车进不来，对门人家在做什么，坐在屋里就能看得一清二楚。火车的鸣叫和

“哐当”声，成了我们日常的背景音。街坊聊天时，常被经过的列车打断；夜深人静时，铿锵的车轮声格外清晰。

听老人说，解放前这条街上有米行、染坊、货栈，热闹得很。公私合营后，这些店铺陆续搬离，街道渐渐安静下来。

小时候，铁路是镇上人出行的首选。横店小站曾停靠多趟南北列车，五六十年代甚至包括从武昌发出的37次快车。后来还有开往西安、郑州、连云港、南昌等地的旅客列车。连附近麻城、红安的人要去省城，也常先坐汽车到横店，再转火车。小站年运送旅客最高超过40万人次。

车站设有露天货场，装卸日用百货、木材、钢材、粮食等物资。南边是煤场，一起风煤灰漫天。那时黄陂乃至红安、麻城的货物，大多经铁路运到横店，再通过汽车转运，镇上因此设有不少中转仓库。





当年的火车站是开放式的。周末我们常溜到铁路边玩，偶尔把一分两分的硬币放在铁轨上，等火车驶过，捡回压成薄片的“纪念品”。有一年货场运来部队训练用的铁圈架，胆大的孩子钻进去转圈，我胆小，只敢在旁边鼓掌。

对小站依赖最深的是进城办事的人。早上坐火车去汉口大智门车站，逛车站路、江汉路，买了东西下午再乘车回来。谈恋爱的年轻人也一样，坐火车到汉口，转公交去中山公园、解放公园，晚上再乘火车回来。

火车鸣笛各有含义：一声长鸣可能是启动、到站，或接近道口、桥梁，抑或警告行人。我们从小听惯了，甚至能凭“哐当”声猜出火车有多少节车厢。

1985年，单位在镇东南的程胜湾建了办公楼和厂房，一楼成了我们几个单身职工的宿舍。那里离京广线只有三四百米，火车声依旧清晰可闻。直到女儿快十岁，我们搬回老街，这时街名已改为“和

平街”。路还是窄，但砂石路变成了水泥路。夜晚火车经过时，连二楼房间都能感到微微震动。

2001年，我家搬到镇西北的“兴铁里”小区，离铁路五六百米，汽笛声依然每日相伴。住得高了，听得反而更真切，有时觉得火车就像从楼前驶过。近几年为照顾外孙，与女儿同住，离铁路还是几百米，列车声依旧每夜入梦。

改革开放后，公路飞速发展，坐火车的人渐渐少了。铁路陆续封闭，站房多次改造。2007年武汉北编组站开建后，所有旅客列车都不再停靠横店。

编组站让横店的火车声变得更加密集。入夜，站场上数百盏灯照得四周通明，汽笛声此起彼伏，却再也分不清各自代表什么含义。

今天的横店，交通四通八达：318国道、岱黄公路、武汉绕城公路、川龙大道、汉十高速在此交汇；京广、京九武麻联络线、武合铁路三条干线于此交叠；新建的京广高铁、合武铁路也穿镇而过，将横店的风物带往全国。

更让人高兴的是，2022年12月30日，武汉地铁7号线北延线（前川线）一期开通运营，终点站正是横店。虽然地铁没有汽笛，但那熟悉的“哐当”声依然让我亲切。如今我每天乘地铁上下班，风雨无阻，一路畅达。这条线不仅是黄陂的客运走廊，也连起了横店、盘龙城等南部片区，去园博园、武汉商务区、汉口江滩、武昌火车站、江夏等地都可一线直达。

我始终喜欢听火车的鸣响，它陪伴我的生活、学习，也贯穿了我的一生。

社会在进步，横店也在日日更新。而那车轮与铁轨碰撞的声音，始终如时光的节拍，深深印在这片土地的记忆里。

